

中國全史

大眾文藝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1
第 二 回	毁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8
第 三 回	盗贼如猬聚众抗官 父子聚麀因奸谋逆	17
第 四 回	受胁迫廉丹战死 图光复刘氏起兵	25
第 五 回	立汉裔郾水升坛 破莽将昆阳扫敌	34
第 六 回	害刘纁群奸得计 诛王莽乱刃分尸	42
第 七 回	杖策相从片言悟主 坚冰待涉一德格天	50
第 八 回	投真定得婚郭女 平邯郸受封萧王	58
第 九 回	斩谢躬收取邺中 毙贾强扬威河右	66
第 十 回	光武帝登坛即位 淮阳王奉玺乞降	74
第 十 一 回	刘盆子乞怜让位 宋司空守义拒婚	82

第十二回	掘园陵淫寇逞凶 张挾伐降王服罪	89
第十三回	诛邓奉惩奸肃纪 戕刘永献首邀功	97
第十四回	愚彭宠卧榻丧生 智王霸举杯却敌	104
第十五回	奋英谋三战平齐地 困强虏两载下舒城	112
第十六回	诣东都马援识主 图西蜀冯异定谋	119
第十七回	抗朝命甘降公孙述 重士节亲访严子陵	127
第十八回	借寇君颖上迎銮 收高峻陇西平乱	135
第十九回	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拼生	143
第二十回	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	151
第二十一回	洛阳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献图通款	159
第二十二回	马援病歿壶头山 单于徙居美稷县	167
第二十三回	纳直言超迁张佚 信讖文怒斥桓谭	175
第二十四回	幸津门哭兄全孝友 图云台为后避勋亲	183
第二十五回	抗北庭郑众折强威 赴西竺蔡邕求佛典	191

第二十六回	辨冤狱寒朗力谏 送友丧范式全交	198
第二十七回	哀牢王举种投诚 匈奴兵望营中计	205
第二十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虏 御北寇耿恭拜泉	212
第二十九回	拔重围迎还校尉 抑外戚曲海嗣皇	220
第三十回	请济师司马献谋 巧架诬牝鸡逞毒	228
第三十一回	诱叛王杯酒施巧计 弹权威力疾草遗言	236
第三十二回	杀刘畅惧罪请师 系郅寿含冤毕命	244
第三十三回	登燕然山夸功勒石 闹洛阳市渔色贪财	253
第三十四回	黜外戚群奸伏法 歼首虏定远封侯	261
第三十五回	送番母市恩遭反噬 得邓女分宠启阴谋	269
第三十六回	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277
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	285
第三十八回	勇梁慄三战著功 智虞诩一行平贼	293
第三十九回	作女诫遗编示范 拒羌虏增灶称奇	301

第四十回	驳百僚班勇陈边事 畏四知杨震却遗金	309
第四十一回	黜邓宗父子同绝粒 祭甘陵母女并扬威	317
第四十二回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	325
第四十三回	秘大丧还宫立幼主 诛元舅登殿滥封侯	334
第四十四回	救忠臣阉党自相攻 应贵相佳人终作后	342
第四十五回	进李固对策膺首选 举祝良解甲定群蛮	351
第四十六回	马贤战歿姑射山 张纲驰抚广陵贼	360
第四十七回	立冲人母后摄政 毒少主元舅横行	368
第四十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骄妻悍孙寿肆淫	376
第四十九回	忤内侍朱穆遭囚 就外任陈龟拜表	385
第五十回	定密谋族诛梁氏 嫉忠谏冤杀李云	393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401
第五十二回	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	409
第五十三回	激军心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捕名贤	417

第五十四回	驳问官范滂持正 嫉奸党窦武陈词	425
第五十五回	驱蠹贼失计反遭殃 感蛇妖进言终忤旨	433
第五十六回	段颎百战平羌种 曹节一网殄名流	441
第五十七回	葬太后陈球伸正议 规嗣主蔡邕上封章	449
第五十八回	弃母全城赵苞破敌 蛊君逞毒程璜架诬	458
第五十九回	诛大慙酷吏除奸 受重赂妇翁嫁祸	466
第六十回	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	474
第六十一回	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俊用计下坚城	482
第六十二回	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	489
第六十三回	请诛奸孙坚献议 拼杀贼傅燮捐躯	497
第六十四回	登将坛灵帝张威 入宫门何进遇救	504
第六十五回	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权阉伏罪奉驾言归	511
第六十六回	逞奸谋擅权易主 讨逆贼歃血同盟	519
第六十七回	议迁都董卓营私 遇强敌曹操中箭	527

第六十八回	入洛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	535
第六十九回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	543
第七十回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551
第七十一回	攻濮阳曹操败还 失幽州刘虞被戮	559
第七十二回	糜竺陈登双劝驾 李傕郭汜两交兵	567
第七十三回	御辟蒙尘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575
第七十四回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 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583
第七十五回	略横江奋迹兴师 下宛城痴情猎艳	591
第七十六回	策十胜郭嘉申议 劝再进贾诩善谋	599
第七十七回	愎谏招尤吕布殒命 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608
第七十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 害国威勒毙董贵妃	616
第七十九回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 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624
第八十回	焚鸟巢曹操屡施谋 奔荆州刘备再避难	633
第八十一回	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	642

第八十二回	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	650
第八十三回	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	658
第八十四回	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	666
第八十五回	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笈壮年悲短命	674
第八十六回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	683
第八十七回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	691
第八十八回	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	700
第八十九回	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荆州关云长殉义	708
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	716
第九十一回	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	725
第九十二回	尊西蜀难倒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	733
第九十三回	失街亭挥泪斩马谡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	741
第九十四回	木门道张郃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	749
第九十五回	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	757

第九十六回	承遗诏司马秉权 缴印绶将军赤族	765
第九十七回	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	774
第九十八回	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毋丘俭失策致败亡	783
第九十九回	满恶贯孙琳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	791
第一百回	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	800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有汉一代，史家分作两撮，号为前后汉，亦称东西汉，这因为汉朝四百年来，中经王莽篡国，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汉，王莽以后，叫作后汉。且前汉建都陕西，故亦云西汉；后汉建都洛阳，洛阳在关陕东面，故亦云东汉。《前汉演义》，由小子编成百回，自秦始皇起头，至王莽篡国为止，早已出版，想看官当可阅毕。此编从《前汉演义》接入，始自王莽，结局三国。曾记陈寿《三国志》，谓后汉至献帝而亡，当推曹魏为正统。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什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不过刘先主为汉景帝后裔，班班可考，虽与魏吴分足鼎峙，地方最小，只是就汉论汉，究竟是一脉相传，必欲拘拘然辨别正统，与其尊魏，毋宁尊蜀。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名仍三国，实尊蜀汉，此书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做《三国志》相看，是何魔力，摄人耳目。小子不敢訾议前人，但既编《后汉演义》，应该将三国附入在内。《前汉演义》附秦朝，《后汉演义》附三国，首尾相对，却也是个无独有偶的创格。惟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

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谓我迂拘呢。

若要论及后汉的兴亡，比前汉还要复杂。王莽篡国，祸由元后，外戚为害，一至于此。光武中兴，惩前毖后，亲揽大权，力防外戚预政。明帝犹有父风，国势称盛。章帝继之，初政可观，史家比诸前汉文景，不意后来宠任后族，复蹈前辙。和帝以降，国事日非，外立五帝，临朝六后妇人无识，贪揽国权，定策帷帘，委政父兄，嗣主积不能容，势且孤立，反因是倒行逆施，委心阉竖。于是宦官迭起，与外戚争持国柄，外戚骄横不慎，动辄为宦官所制，辗转消长，宦官势焰熏天，横行无忌，比外戚为尤甚，正人君子，被戮殆尽。天变起，人怨集，盗贼扰四方，不得已简选重臣，出为州牧，内轻外重，尾大不掉。势孤力弱的外戚，欲借外力为助，入清君侧，结果是外戚宦官，同归于尽，国家大权，归入州牧掌握。一州牧起，群州牧交逼而来，又酿成一番州牧纷争的局面，或胜或败，弱肉强食，董卓曹操，先后逞凶，天子且不知命在何时，还有甚么汉家命令？当时中原一带，尽被曹氏并吞，惟东南有吴，西南有蜀，力保偏壤，相持有年，曹丕篡汉，仅存益州一脉，不绝如缕，又复出了一个庸弱无能的呆阿斗，终落得面缚出降，赤精衰歇，都随鼎去，岂不可悲？岂不可叹？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讷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宫闱。母后无权，外戚宦官，何得专横？外戚宦官无权，乱党方镇，何得骚扰？古人有言：“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是至理名言，万世不易呢。

大纲既布，须叙正文。且说王莽毒死汉平帝，又废孺子婴，把一座汉室江山，平白地占据了去，自称新朝，号为始建国元年，佯与孺子婴泣别，封他为定安公，改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设吏监守。所有乳母佣媼，不得与孺子婴通语，一经乳食，便把他锢置壁中。尊孝元皇后为新室文母，命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一是姑母，一是女儿，所以仍得留居深宫。当下封拜功臣，先就

金匱策书，按名授爵。这金匱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来，持至高庙，欺弄王莽，王莽视为受命的符瑞，就借此物欺弄吏民。计金匱中所列新朝辅佐，共十一人，首列王舜、平晏、刘歆、哀章，莽号为四辅，令舜为太师安新公，晏为太傅就新公，歆为国师嘉新公，章为国将美新公，四辅以后，就是甄邯、王寻、王邑，莽又号为三公，令邯为大司马承新公，寻为大司徒章新公，邑为大司空隆新公。尚有四人号为四将，甄丰为更始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兴为卫将军，王盛为前将军。这一道新朝诏旨颁将出来，哀章是喜得如愿，买得一套朝衣朝冠，昂然诣阙，三跪九叩，谢恩就封。余如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等八人，本是王莽爪牙，即日奉命受职。只有王兴、王盛两姓名，乃是哀章随笔捏造，当然无人承认，好几日没有影响，哀章不敢直陈，只是背地窃笑。偏王莽遣人四访，无论贫富贵贱，但教与金匱中姓氏相符，便命诣阙授官。事有凑巧，访着一个城门令史，叫做王兴，还有一个卖饼儿，叫做王盛，当即召他入朝，赐给衣冠，拜为将军。这两个凭空贵显，还道身入梦境，仔细审视，确是无讹，无端富贵逼人来，也乐得拜爵登朝，享受荣华。

莽又因汉家制度，未免狭小，特欲格外铺张，自称为黄帝虞舜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五姓，皆为同宗，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齐王建孙济北王安，为济北惠王。其实齐王建本姓田氏，齐亡后尚沿称王家，因以为姓。莽借端附会，故由齐追及虞舜，由虞舜追及黄帝。立祖庙五所，亲庙四所，称汉高祖庙为文祖庙，凡惠、景以下诸园寝，仍令荐祀。惟汉室诸侯王三十二人，贬爵为公，列侯一百八十一人，贬爵为子，所有刚卯金刀的旧例，不得再行。向来汉朝吏民，于每年正月卯日，制符为佩，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悬以革带，一面有文字铸着云：“正月刚卯，”谓可避一年疫气。金刀乃是钱名，形如小刀，通行民间，莽以刘字左偏，有卯有金，右偏从刀，故将刚卯金刀，一律禁止，另铸小钱通

用，径只六分，重约一铢。又欲仿行井田遗制，称天下田曰王田，人民不得私相买卖。如一家不满八口，田过一井，应将余田分给九族乡党。且不准私鬻奴婢，违令重罚，投御魑魅。后从国师刘歆奏议，遵照周制，立五均司市泉府等官。此外所有官职，多半改名，大约是不古不今的称号，胡弄一番，惟俸禄尚未酌定，往往有官无俸。后来又欲踵行封建，封了好几千诸侯，但用菁茅及四色土，作为班赏，并没有指定采邑，但给月钱数千，使居都中。看官试想！这种制度，果可行不可行呢？

正在喜事纷更的时候，忽由徐乡侯刘快，起兵讨莽，进攻即墨，莽方拟遣将往御，那即墨已传来捷报，刘快已经败死了。原来快系汉胶东恭王授次子，有兄名殷，嗣爵胶东王，莽降殷为扶崇公，殷未敢叛莽，独快却志在讨逆，纠众数千人，从徐乡趋即墨城，意欲踞城西向。偏即墨城中的吏民，闭城拒守，快众多系乌合，不能久持，渐渐溃散。守吏趁势杀出，把快击走，快竟窜死长广间。殷闻弟快起兵，惶恐得很，紧阖城门，自系狱中，一面上书谢罪。莽既得捷报，只命快妻子连坐，赦殷勿问。越年为始建国二年，莽恐刘氏余波，仆而复起，索性将汉室诸侯王，一体削夺，废为庶人。只有前鲁王刘闵，中山王刘成都，广阳王刘嘉，曾颂莽功德，侈陈符命，故仍得受封列侯。嗣复由立国将军孙建等，奏言：“汉氏宗庙，不当复在长安，应与汉室一同罢废。”莽欣然许可，惟言国师刘歆等三十二人，夙知天命，夹辅新朝，可存宗祀。歆女为皇子妃，使仍刘姓，余三十一人皆赐姓王氏，并改称定安太后为黄皇室主，示与汉绝婚。

定安太后虽是莽女，却与乃父性情不同，自从王莽篡位以后，镇日里闷坐深宫，愁眉不展，就是莽按时朝会，亦屡次托病，未尝一赴。莽还道她年方二九，不耐嫖居，所以将她改号，好与择配，暗思朝中心腹，虽有多人，惟孙建最为效力，建有子豫，又是个翩翩少年，若与黄皇室主配做夫妻，恰是一对佳偶。当下召入孙建，与他密商，建欣然受命，归询子豫，也是喜出望外。于是想出一法，由豫盛饰衣冠，装束得与子都宋朝相似，带

着医生，托词问疾，竟至黄皇室主宫中。宫中侍女，不敢拦阻，将他放入。豫得进谒黄皇室主，说是奉旨探视。黄皇室主大为惊异，又见他一双色眼，尽管向自己脸上瞟将过来，料知来意不佳，慌忙退入内室，传呼侍女，责她擅纳外人，亲加鞭扑。豫立在外边，听得内室有鞭扑声，当然扫兴而去，报知王莽。莽始知女儿志在守节，打消前议。

谁知此事一传，偏有一个纨绔郎君，艳羡黄皇室主，要想与她做个并头莲。这人为谁？乃是更始将军甄丰子甄寻。寻素来佻达，专喜渔色，前闻王莽要招孙豫为婿，不由的因羡生妒，背地含酸。后来豫事无成，寻私心窃幸，还道是大好姻缘，应该轮着自己身上，朝夜思想，定下一计，便悄悄的自去施行。从前寻父甄丰，与王舜刘歆等，同佐王莽，不过依莽希荣，尚未欲导莽篡位，至符命诸说，纷然并起，丰等也不得不顺风敲锣，争言符瑞。莽既据国，尝遣五威将帅，分使五方，颁示符命四十二篇，笼络人心，因此符命诸说，充满天下。且内外官吏，一陈符命，往往封侯，有几个不愿捏造，辄互相嘲戏道：“汝奈何没有天帝除书？”统睦侯司命陈崇，密白王莽道：“符命可暂用，不可久用，若长此过去，奸人都好借此作福，反致生乱。”莽点首无言，俟崇退出，即颁出命令，谓非五威将帅所颁，尽属无稽，应下狱论罪。嗣是符命伪谈，渐渐绝口。甄丰本为大司空，资格名位，不亚王舜刘歆，就是甄寻亦得受封茂德侯，官居侍中，兼京兆大尹。至莽封功臣，依照金匱符命，但拜丰为更始将军，使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不但与王舜刘歆等人，相去太远，甚且也不及弟，连甄邯都出丰上，丰父子当然快快。实在由丰素性刚强，平时未免唐突莽前，所以莽有意贬抑，借着符命为名，把丰贬置下列。丰子寻垂涎莽女，错疑莽真信符命，遂从符命上做出文章，先借别事一试，只说新室应当分陕，设立二伯，甄丰可为右伯，太傅平晏可为左伯，得周公召公故事。这道符命呈将进去，竟得王莽批准，令甄丰为右伯，使他西出。丰尚未行，寻越觉符命有效，又是一篇进陈，内言：“故汉氏平帝后，应为甄寻妻。”满望王莽

再行准议，好教黄皇室主下嫁过来，做个乘龙娇客。哪知宫中传出消息，很是不佳，据言：“莽怒气勃勃，谓黄皇室主为天下母，怎得妻寻？”寻才知弄巧成拙，若再不走，必被逮捕，当下密取金银，一溜烟似的逃出家门。不到半日，果有许多吏卒，来围甄第，入捕甄寻。甄丰尚未知寻所犯何罪，及问明情由，也吓得魂飞天外，急忙自己寻觅，意欲绑子入朝，为自免计。偏偏四觅无着，又经朝使坐索，迫令交出，一时无法对付，只好拼着老命，服毒自尽。朝使见甄丰已死，又入室搜捕，终不得寻，乃回去复命。

莽闻寻出走，下令通缉，一面穷究党羽，查得国师刘歆子侍中刘棻，棻弟长水校尉刘泳，及歆门人骑都尉丁隆，与大司空王邑弟左关将军王奇等，统是甄寻好友，一古脑儿拿入狱中，逐加讯问。数人因甄寻在逃，无从对质，自然极口抵赖，不肯承认。案情悬宕多日，那在逃未获的甄寻，竟被获到。寻本跟着一个方士，逃入华山，蛰居多时，想到外面询探音信，适被侦吏遇着，便将他一把抓住，解入长安。他与刘棻等虽是友善，惟此番想娶故后，假托符命，全是他一人作主，未曾商诸别人，既经到案，却也自作自认，供称刘棻等不过相识，并未通谋。偏问官有心罗织，严刑逼供，没奈何将刘棻等牵扯在内。刘棻等已被扳入，百喙难辞，遂都连坐罔上不道的罪名，谳成死罪。还有刘棻的问业师，系是莽大夫扬雄，也做了此案的嫌疑犯，竟遭传讯。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素来口吃，却具才思，平时尝慕先达司马相如，每有著述，辄为摹仿。汉成帝时，由大司马王音举荐，待诏宫廷，献入《甘泉》《河东》二赋，得邀成帝特赏，授职为郎，嗣经哀平两朝，未获超迁，平居抑郁无聊，但借笔墨消遣，著成《太玄经》及《法言》。《法言》是摹拟《论语》，文尚易解，《太玄经》摹拟《周易》，语多难明。独刘歆借阅一周，尝语扬雄道：“《太玄经》词意深奥，非后生小子所能知，将来恐不免复瓠呢。”话虽如此，意中却很重雄才，特令子棻拜雄为师，学习奇字。此时雄得为莽大夫，方在天禄阁校书，忽闻被刘棻案情牵连，要去

听审。自思年过七十，何苦去受严刑，不如一死为愈，乃即咬定牙龈，竟从阁上跃下，跌了一个半死半活。朝吏见他老年投阁，撞得头青面肿，很觉可怜，慌忙将他扶起，令人看守，自去返报王莽，具述惨状，且说他并未知情。莽才令免议，但命将甄寻刘棻等，一并诛死。

更有一种可笑的事情，莽欲仿行虞廷故事，流刘棻至幽州，放甄寻至三危，殪丁隆至羽山，三人已经就戮，却将他尸首载入驿车，辗转传致，号为三凶。此外牵连朝臣，也不下数百人。独扬雄九死一生，想去趋奉王莽，特著一篇《剧秦美新文》，谨敬呈入。时人因此作谣道：“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为此一谣，文名鼎鼎的扬子云，遂致貽讥千古。雄至王莽天凤五年，方才病死。小子有诗咏扬雄道：

才高依马算文豪，一落尘污便失操。

赢得头衔三字在，千秋笔伐总难逃。

扬雄投阁以后，却有一位铁中铮铮的老成人，为汉殉节，亘古流芳，与扬雄大不相同。欲知此人为谁，待至下回说明。

本回除楔子外，叙入王莽封拜功臣，盪照金匱符命，分授四辅三公四将，连卖饼儿亦得厕入。夫以王莽之狡诈，宁不知金匱之为伪造？其所以依书封拜者，无非为欺人计耳。不知欺人实即欺己，以卖饼儿为将军，宁能胜任？多见其速亡而已，宁待法令纷更，激成众怒，而始决莽之必亡耶？莽女为汉守节，不类乃父，尚有可称，何物甄寻，欲妻故后，其致死也固宜。刘棻丁隆等人，不免枉死，史家因其同为逆党，死不足惜，故不为辨冤。扬雄甘为莽大夫，投阁不死，反为《美新》之文以谄媚之，老而不死是为贼，区区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维持廉耻之一端也。

第二回

毀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却说前汉哀帝时候，有个光禄大夫龚胜，年高德劭，经明行修，他因王莽擅权，上书乞休，退归楚地原籍，家食自甘，不问世事。及莽已篡位，意欲罗致老成，特遣五威将帅，赍着羊酒，问候胜家，嗣又召为讲学祭酒，胜一再托疾，不肯应命。莽立夫人王氏为皇后，生有四男，长子字为了卫姬一案，被莽逼死。次子获无故杀奴，亦由莽迫使自杀；三子安向来放荡，为莽所嫉，因立四子临为太子。且为临招致师友各四人，一是故大司徒马宫，令为师疑；一是故少府宗伯凤，令为傅丞；一是博士袁圣，令为阿辅；一是故京兆尹王嘉，令为保拂，这便叫做四师。又用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廉丹为御侮，这便叫做四友。四师四友以外，还欲添设师友祭酒，因再派吏至楚，使持玺书印绶，征胜入都。

吏奉莽命，到了楚地，料知胜不愿就征，预先邀同郡守县吏，及三老诸生，约千余人，齐集胜门，强为劝驾。胜自称病笃，奄卧床上，首向东方，朝服拖绅，方邀朝使入室，朝使人付玺书，并给印绶，胜当然辞谢，经朝使先劝后迫，定要胜应召入朝，胜喟然叹道：“胜素愚昧，更兼老病侵寻，朝不保暮，若迫令起行，必死途中，转负新朝养老盛意，如何是好？”朝使听了，倒也不敢硬逼，退居郡会，每阙五日，必与郡守一问起居，且向胜子及胜徒高晖，屡言朝廷厚意，将加侯封，就使病不能行，亦